

石钟山
◎ 著

幸福 的完美

XINGFU DE WANMEI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石钟山
◎著

幸福 的 完美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幸福的完美/石钟山著. —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
2008.10

ISBN 978-7-5387-2507-0

I. 幸… II. 石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51401 号

幸福的完美

作 者 石钟山
出 品 人 张四季
策 划 博中阳文化
责任编辑 陈 琛
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:130021
电 话 总编办:0431-5638648 发行科:0431-5677782
网 址 www.shidaichina.com
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
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字 数 160 千字
印 张 5.25
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18.00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上 篇

娴静、端庄、貌美的师医院护士李静爱上了师部警通连的警卫排长梁亮，似乎这一切顺理成章。

梁亮是住进师医院之后，才和李静发生爱情的。在这之前，梁亮并不认识李静，但李静却认识梁亮。梁亮差不多是师机关的名人，不仅因为梁亮长了一副挺拔的身板，更重要的是，梁亮当战士的时候，就有一副极好的身材，他是全师学雷锋标兵，还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。每年师里都会组织两次演讲比赛，梁亮就是那会儿脱颖而出的。很多人都认识他，不论是干部还是战士。

梁亮成为师里的名人是有基础的，他刚当新兵不久，

中央的 8341 部队来师里选人，梁亮差点就被选中。8341 部队是很著名的，那是中央的警卫部队，专门给国家和军委的领导站岗放哨。不仅要求这些人政治合格，而且还要相貌英俊，个头儿也得一米七六以上，那时候谁要是能进入 8341 部队，那是一种至高的荣耀。

那年 8341 部队来师里选人，选来选去，最初选了十几个人，那十几个新兵站在一起，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小伙子个个精神、挺拔，后来又选了两轮，最后只剩下三个人了，这当中仍有梁亮。8341 的人已经首肯这三个人了，回去就能给他们发调令，后来的情况就有了变化。这是 8341 部队致函给师里的一封信，信中说，警卫任务有变化，部队不需要那么多人了。最后梁亮他们谁也没有去成 8341 部队。过了一阵子，有小道消息说：8341 部队来选人，是给周恩来总理作贴身警卫，后因周总理住进了医院，警卫不需要了，梁亮他们才没有去成。不管这小道消息是真是假，在师里上上下下着实传说了一阵子。因此，梁亮也跟着著名起来。许多出入师部大院的人，都想找机会一睹梁亮的风采。那时的梁亮已经新兵连结束，在师机关的警通连负责在师部大院站门岗，人们很容易就能看到梁亮站在哨位上的身姿，不论谁看到梁亮都会在心里赞叹：这小伙子不错，有英武之气。

这种认识只是对梁亮表面的一种认可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人们才真正发现，原来梁亮不仅人长得英武俊美，

他还是很有才气的。能写一手好字，还会画画，出口成章，古典诗词张口就来，尤其是朗读毛泽东的诗词，简直和电台播音员不分高下。这么样的一个人物，在小小的师机关里，很快就脱颖而出了。梁亮是个勤奋上进的小伙子，当满三年兵时入了党，提了干。那时他年轻，才二十三岁，人们在梁亮身上看到了无限的前途和光明。

梁亮很活跃，只要师里有出人头地的事都会和他有关。比方“八一”、“十一”等重大场合的晚会，还有师部院里的各种标语、口号的书写，都有梁亮的参与。师医院许多女孩子都在暗恋着梁亮，她们把梁亮想象成白马王子、梦中情人。梁亮这是第一次住进师医院，他不像有些年轻干部有事没事总爱往师医院跑，为的就是能和师医院那些女兵套套磁儿，或者为得到一张笑脸、几句玩笑什么的。梁亮从来都不，他见到师医院这些女孩子时，从来都是目光斜视，他越是这样，就越是惹得那些女孩子心里痒痒的。

前不久，梁亮在一次越障训练中，不小心把小腿摔骨折了，没有办法，他住进了师医院。骨折的小腿重新接过了，打着厚厚的石膏，在医院里休养。梁亮住院，成了师里那些女孩子的节日，她们整天嘻嘻哈哈、有事没事地就来找梁亮。梁亮住院的确够闷的了，平时陪伴他的就是一只“红灯”牌半导体收音机，能有人来陪他说话，他是不会拒绝的。但他和这些护士，还有女兵一直保持着合适

的界线和距离。那些日子，他换下来的衣服总有人抢着去洗，包括他的内衣。梁亮觉得这样很不好，就自己拄着拐，挪到水房里自己去洗。

李静是负责梁亮这间病房的护士，每天她都要出入病房几次，给病人分药、打针、测体温什么的，李静似乎对梁亮没有那些女孩子那么热乎，她和梁亮说话从来都是严肃认真的。没事也从不多说什么，她对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：梁亮，这是你的药。说过了，盯一眼梁亮就出去了。李静不和他多说什么，也是因为李静的漂亮，李静被称为师里的第一美女，别人都这么说，这一点她心里也清楚，也有陈大虎的追求为证。

陈大虎是师机关训练科的参谋，这些都不能说明陈大虎的身份，要想说明陈大虎身份的最好办法就是提他的父亲，他的父亲不仅全军区的人都知道，差不多全国的人都知道，那就是军区的陈司令员。据说陈司令员和林彪的关系不一般，两人在长征的时候就是好战友，这么多年的硝烟烽火的，两人结下了生死友谊，有一段时间曾流传，林彪向毛主席建议要把陈司令员调到军委去工作，只因后来林彪出逃，又摔了下来，这事也就不了了之，但陈司令员的位置一直没人能撼动。林彪在时他是司令员，林彪不在了，他仍是司令员，可见他在毛主席心中的分量。

陈司令的公子陈大虎有一阵子追求李静都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，只要一下班，他几乎就泡在师医院里，不停

地腆着脸冲李静微笑，千方百计要讨得李静的欢心。师医院里那么多女孩子，他不对别人动心，偏偏对李静动心，这足以说明李静不是一般的人物。李静不仅人漂亮，家庭出身也好，她父亲是省军区的政委。虽然省军区和大军区还差着一大截，但是那也算是高干了。李静的父亲和陈司令关系也不一般，传达室说李静的父亲曾给陈司令当过通讯员，那时陈司令还只是名誉营长。这子一辈父一辈的关系，谁看了都眼馋，就在人们以为陈大虎和李静这对金童玉女就要走到一起时，人们突然很少见到陈大虎在师医院里出入的身影了。不久就有消息说，陈大虎又爱上了军区文工团的独唱演员马莉莎。所有的人都认识马莉莎，因为他们看过她的演出，她最拿手的曲目是《南泥湾》和《绣红旗》。她用嘹亮的嗓子唱歌时，让人们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郭兰英。陈大亮爱上马莉莎，人们能够理解，很快人们就不再关心李静和陈大虎的关系了，但人们心里都清楚，是陈大虎把李静给甩了，人家看上更好的了。

也可能是经历了这样的一次挫折，李静变得与众不同起来。她用冷漠和尊严把自己遭受挫折的心灵包裹了起来。她不再相信男人的花言巧语，更不愿意随便把自己的初恋交给男人了。

李静对梁亮是有好感的，在那个审美单一的年代里，谁见了梁亮这么优秀的军官，谁都会动心的。李静在私

下里也对梁亮动过心，只不过她不会像那些女孩子一样那么表现罢了。因为她漂亮，因为她和陈大虎有过那么一段，还因为自己的父亲是省军区的政委，诸如此类的优越条件，足以让李静卓尔不群起来。

梁亮对李静的看法也是与众不同的，她越是表现得不一样，他越觉得李静和那些热情似火的女兵不能等同。梁亮很少来师医院，因此，他对李静和这些女兵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。但他一眼就能看出李静和其他女兵是不一样的，不仅因为李静的冷漠，也不是因为李静的漂亮，这些都不全是，重要的是李静身上有股劲儿，有股与众不同的劲儿，这种劲儿让梁亮对李静充满了好奇和好感。他每次见到款款走进病房的李静，心里的什么东西就会动一动，然后他的目光就随着李静的身影动来动去的。

李静不和他多说什么，分完药，交代几句服药的注意事项就走了。有时不经意间，两人的目光快速地碰撞在一起，就又很快地躲开了。李静走后，梁亮躺在病床上望着天棚，呆呆地愣一会儿神。

梁亮说：“你真好，我愿意和你在一起。”

“光一”说：“我再

，”“光一”说：“我再

到不了你，”“光一”说：“我再

到不了你，”“光一”说：“我再

到不了你，”“光一”说：“我再

到不了你，”“光一”说：“我再

到不了你，”“光一”说：“我再

到不了你，”“光一”说：“我再

到不了你，”“光一”说：“我再

到不了你，”“光一”说：“我再

到不了你，”“光一”说：“我再

到不了你，”“光一”说：“我再

处于朦胧恋情中的男女，他们之间有时就隔着纸那么薄的一层东西，一旦捅破了，就会进入一种崭新的天地。

拉近两个人距离的，还是梁亮那种追求完美的精神。因小腿骨折而在病床上躺了一个多月的梁亮，终于迎来了拆掉腿上石膏的日子，也就是说，他拆掉腿上的石膏，就可以自由地走路了。石膏拆掉了，医生和梁亮都怔住了，梁亮的小腿在接骨时并没有完全复位，也就是说，他这时的大腿和小腿并没有在一条直线上，直截的后果就是，他的伤腿将永远不能像摔伤前那么行走了。梁亮傻了，医生因失误也哀叹连连。豆大的汗珠从梁亮的头上

滚落下来,他变腔变调地说:医生,有没有办法让我的腿再重新接一次?

医生下意识地答:除非再断一次。

梁亮盯着自己接错位的腿看了一会儿,又看了眼医生,然后一拐一拐地向病房里走去。他走进病房后,就用被子蒙住了头,他在床上躺了好久,在这期间李静来查了几次病房,她看见梁亮就那么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。她看到这个样子,想说点什么,但看见他一动不动的,安慰的话都到了嘴边,就又咽回去了。梁亮这个样子一直持续到了中午。此时,正是医生和护士交班的时候,他们听到梁亮的病房传来石破天惊的一声巨响。当医生、护士拥进梁亮的病房时,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,梁亮把那只伤腿插在床头的栏杆里,床头是铁的,刷了一层白漆。梁亮用铁床头再一次把自己的伤腿弄折了,此时的他已晕在了床上。

梁亮把自己接错位的腿再一次弄折的消息,被演绎成许多版本传开了。不管是哪种说法都让人震惊,他们一律对梁亮追求完美的行为深深地折服。那种疼痛不是一般人能够忍受的,就是能够忍受,也不一定有勇气去那么尝试。梁亮这么做了,做得很彻底,他让自己那只不完美的腿,又从伤处齐齐地断裂了。

当李静闯进病房时,她看到昏过去的梁亮的嘴里还死死地咬着床单,让她无法使梁亮的嘴与床单分开,最后

她只能用剪刀把床单剪开。当场梁亮就被推到了手术室里,又一次接骨了。

第二天,李静又一次走进病房见到梁亮时,梁亮早就清醒过来了。他重新接过的伤腿被高高地悬吊起来,正神色平静地望着自己的伤腿。李静走进来时,他的眼皮都没有眨一下。

李静就站在他的床旁,先是把药放在他的床头柜上,平时她交代几句就该走了,今天却没走,就那么望着他,他意识到了,望了她一眼。这一次,她没有躲避他的目光,就那么镇静地望着他。

她说:昨天那一声,太吓人了。

他咧了咧嘴。

她又说:其实,不再重接也没什么,恢复好的话,外人也看不出来。

他说:我心里接受不了,那样我自己会难受。

她不说话了,望着他的目光就多了些内容。

从那以后,两人经常在病房里交流,话题从最初的伤腿开始,后来就渐渐广泛起来。梁亮情绪好一些时,他会躺在床上抑扬顿挫地为她朗读一段毛主席的诗词,他最喜欢“数千古风流人物,还在今朝”是那一首。梁亮二十出头,正是血气方刚,年轻气盛,他向往那些风流人物,又何尝不把自己也当成一位风流人物呢?

李静被梁亮的神情打动了,以前在师里组织的联欢

会上，她曾无数次地看过梁亮的朗诵，但没有一次是在这种距离下听过，这是他自己一个人朗诵的，这么想过后，心里就有了一种别样的滋味。

时间长了，两人的谈话就深入了一些，直到这时，李静才知道梁亮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。梁亮的父亲是大学中文系的教授，从小在父亲的影响下，读过很多书，梁亮能写能画也就不奇怪了。

有一次，梁亮冲李静说：能帮我找本书吗？我都躺了快两个月了，闷死了。

第二天，李静就悄悄地塞给梁亮一本书，书用画报包了书皮。梁亮伸手一翻，没看书皮就知道这是那本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。上高中时，他就读过它了。但他没说什么，还是欣然收下了。他躺在床上又读了一遍，发现再读这本书时，感觉竟有些异样起来。他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书中的保尔了，这本书显然是李静读过的，书里还散发着女性的气息。他的手一触到那本书，神经便兴奋起来。

那天下午，太阳暖烘烘地从窗外照进病房，梁亮手捧着书躺在床上，望着天棚正在遐想，李静推门走了进来。她没有穿白大褂，只穿着军装，这说明她已经下班了，她神情闲散地坐在凳子上。自从那天的巨响之后，她的心里的什么地方也那么轰隆一响，之后，她对待梁亮就不那么矜持了，她的心被打动了。她对他的好感已明显地落实在了她的行动中，经过这一段的交往，她有些依赖梁亮

了。在她的潜意识里，有事没事地总爱往他的病房里跑。这是四个人一间的病房，师医院很小，主要是接收师里的干部、战士，虽然每天出入医院的人很多，但真正有住院的人并不多，所以，梁亮的这间病房就一直这么空着。

她坐在阳光里，笑吟吟地问：书看完了？

他望着阳光中的她，她的脸颊上有一层淡淡的茸毛，这让他的心里就有了一种甜蜜和痒痒的感觉。他没说什么，只是点点头。接下来，两人就说了许多，他说“保尔”，她说“冬妮亚”。在那个年代里，“保尔”和“冬妮亚”就是爱情的代名词。两人小心翼翼地触及到这个话题时，他们的脸都有些发烧，但他们还是兴奋异常地把这样的话题说下去。

她突然问：如果你是保尔，你怎么面对那困难？

他沉吟了半晌，答：我要完好地活着，要是真的像保尔那样，我宁可去死。

他这么说了，她的心头一震，仿佛那声巨响又一次响了起来，并且声音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强，反复地在她的心里撞击着。

过了片刻，她说：我要是冬妮亚就不会离开保尔，因为他需要她。

他神情专注地望着她，因为太专注，他的眼皮跳了跳。他的呼吸开始有些粗重，她的脸红着，一副羞怯的样子。一股电击的感觉快速地从他的身体里流了过来，此

时她在他的眼里是完美的。漂亮、娴淑的李静，就这样坚不可摧地走进了梁亮的情感世界。

感情这东西，有时是心照不宣的，势不可挡的，不该来时，千呼万唤也没用；该来了，挡都挡不住。在病房里，两个同样优秀的青年男女，他们朦胧的爱情发出了嫩芽。

第二天，她又为他找了一本书，那本书叫《牛虻》。在这之前，他同样读过，可他又一次阅读，就读出了另一番滋味。他阅读这本书时，仿佛在阅读着李静和自己，是那么深邃和完美。他陶醉其中，不能自己。

因为有了梁亮，李静单调的护士生活一下子有了色彩，生活的意味也与众不同起来。就在两个人的感情蒸蒸日上时，梁亮的腿第二次拆掉了石膏，这一次很理想，他的腿已经严丝合缝地复位了。

梁亮怀着完美的心情出院了，他和李静的关系并没有画上句号，他们又掀开了一个新的篇章。梁亮有时候在暗中庆幸自己住院的经历，如果不住院，或者第一次接骨成功，他就不会和李静有什么了。

针强心剂,样子鲜活无比。

警通连的宿舍里,也经常能见到李静的出入,警通连一半男兵一半女兵,按道理说,警通连是阴阳平衡的,他们不会为一个女兵的到来一惊一乍的,然而李静每次出现在警通连都会引起一阵不小的骚动。李静太漂亮了,让警通连的女兵自惭形秽,她们学着李静的样子装扮自己,或弯出一缕刘海儿,或翻出一角碎花衬衫的领边,但不管怎么收拾,始终出不了李静的那种效果。李静的美丽是骨子里流露出来的,学是学不像的。她们一面嫉妒着李静,一面又模仿着李静。虽然,梁亮就是她们的排长,天天生活在一起,但梁亮的女朋友却是李静,他只能是她们的梦中情人。

.....

那些日子里,师部院内院外留下了梁亮和李静亲密的身影,也铭刻了他们发自内心的幸福。有许多人猛然意识到,他们走在一起竟是那么般配,那么和谐,他们是天生的一对,除此与谁相配都不合适。

正当梁亮沉浸在爱情的愉悦中时,他得到了一个消息——李静和陈大虎谈过恋爱,且时间长达半年之久。在这期间,李静利用休假曾随陈大虎去过省城的军区陈大虎家,一星期后两人才返回。

梁亮得到这一消息时,如同在炭盆里浇了一瓢冷水。在和李静的交往中,李静从来没有提过那一段经历。